

往事如昨

# 俺村的驴大兴

刘世俊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生产队总是罩着一层温暖又略带苦涩的光晕。

生产队有一挂胶轮大马车，那是生产队唯一的运输工具。春天送粪，秋天收秋拉庄稼，生产队外出采购、拉煤、送公粮，全靠这辆大马车。那时，在生产队里最风光的差事，莫过于赶马车了。

驴大兴是生产队赶马车的，是队里的车倌儿，赶车、遛马非常在行，是公认的一流车把式。

车倌儿大名叫刘兴芳，小名叫大兴，绰号驴大兴。兄弟行三，暂时无妻无女，斜眼，人挺好。

我对赶大车的车倌儿记忆深刻。驴大兴赶了十多年马车，爱队如家，爱马如子，没事时就喜欢去生产队遛遛。对他“手下”的几匹马非常爱惜，阴天下雨不能出车时，他就在马圈里给马儿梳理皮毛，添草喂料，整理车具，一刻也不闲着，把几匹马养得膘肥体壮，赶车上路时从来没有误事过。

刚刚买回来的马，别的车老板不敢套车使用，唯有驴大

兴一手牵马，一手扬着他那五颜六色的皮鞭子。几鞭子下来，生马便悄悄地老实下来，乖乖地听使唤了。驴大兴把自己的马儿摆弄得溜光水滑，马车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别人一看，就知道车老板是一个利索人。

驴大兴是生产队的车老板，是有头有面的社员，挣工分也是最高的十分，社员私下也叫他三副队长。

驴大兴说，赶马车的一年四季闲不着，春季时往田地里送粪，夏季拉土沤大粪，秋收时拉庄稼地瓜，拉白菜萝卜拉秸秆，入冬时往公社粮库送公粮，冬天拉脚搞搞运输搞些回收等。如果社员家里遇上个生病的，还要套上大车送公社或者县里的医院。

车把式是技术活，必须懂得牲畜的生活习性，如牲畜卸车后不能马上饮水，否则就会炸肺，还要定期给牲畜钉掌。

赶车时手持鞭杆要会对牲畜下口令。向前喊：“得，驾”；后退喊：“稍，稍”；停止喊：“吁，吁”；左拐、右拐喊：“喔，喔”；同时鞭子要配合口令，这是车把式的基本功。

还要知道牲畜的“脚力”，能爬多陡的坡，能涉多深的河，能走多少路。要了解牲

畜，使用牲口时才能恰到好处：马车爬坡时使着劲地用鞭子吆喝牲畜；在平道行驶时，要能躲开路上的坑窝；碰上狭窄的道路，眼睛要像尺子，只要不超过车宽就能赶车过去；在人员密集的集市上要能不慌不忙赶车……

无论是谁，只要是聊起赶车的事儿，聊起马来，无论有多大的愁事儿，多难的事儿，驴大兴都会立即搭茬，眉开眼笑，说得头头是道，让人心服口服。

## 二

我们村街中央大槐树西边的树杈上，挂着一个生铁铸造的钟，与学校的钟并无二致，只是钟锤下的绳子短得蹊跷。清晨，生产队长总是睡眼惺忪地赶来，衣服随意地披在身上，扣子还未系好，趿拉着鞋，踮着脚尖费力地够着打钟的绳子。他一边嘟囔着“这绳子怎么又短了一截”，一边快速地拉动几下，衣服险些滑落。那清脆的钟声，立即传遍大半个村子，也唤醒了沉睡的村庄。

钟声一响，社员们便开启了忙碌的一天。有人在茅坑匆匆解决完，随手扯过孩子们

写作业的废纸擦屁股，提上裤子就往街上跑；有的妇女正哄着孩子吃饭，不管孩子吃没吃饱，赶紧往街上跑。我们从不粘着我娘，最多跟到大街上。娘叮嘱我们说：“在家里看好家，娘在西北洼挖谷苗，听说那里有很多野兔，我给你们去捉小野兔。”看着娘远去的背影，我期盼着，娘能够捉到小野兔。

车倌儿驴大兴滋润，和匆忙上工的社员们不一样，总是气定神闲。他慢悠悠地从家里出来，一只手扶着卷得比手指还粗的旱烟，“吧嗒吧嗒”地抽着，另一只手中握着一把长鞭，鞭梢系着的红布条在风中飘扬，格外醒目。随后，伸了一个懒腰径直走向生产队的饲养室。

饲养员是一个视力不好的老人，胳膊和腿上绑着牛皮，防止干活磨破衣服。老人端着大竹筛子，挨个给石槽里添饲料。驴大兴斜眼问饲养员：“今儿用的骡子和马吃饱了吗？”饲养员笑着打趣：“骡子吃饱了也没用，不如马吃饱了还能蹦跶几下。”驴大兴吱吱笑道：“一天到晚没正经儿。”

饲养员便去牵骡子和马。他在水井里提上来两桶

清水，让牲口喝个痛快。接着，又牵到旁边平整的地方，看着它们打几个滚，这才将牲口交给叼着旱烟的驴大兴。然后回到屋里，牵了另一匹马。这时候，车倌儿驴大兴早已熟练地将骡子和马套在车辕里。

马车是生产队的重要交通工具，能坐着马车进城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啊。在社员眼里，赶车人不仅工作轻松，还能借着拉化肥、运种子的机会，花生队的钱在外面吃上一顿饭。这个差事，都是固定的，都是生产队上经验丰富的老把式，一般人是得不到的。

队里的马车，每车要配一个人，一个车倌，一个跟车的，每人带一把木叉。到了地里，跟车的人拿木叉把麦捆挑到马车上，车倌在车上把麦捆摆齐（这个营生在当地叫“挑各子”）。在全村分配任务的会上，队长让驴大兴挑出两个半劳生去跟车“挑各子”，三嫚是固定的那个。

后来，我听说驴大兴带三嫚去东北了，他闯关东数年，带着媳妇三嫚，领着一儿一女又回到村里，生活很好，两口子子女绕膝，平凡又幸福，享受着天伦之乐。

# 柘棘子和黄毛棘子

刘甲凡

在我们家乡的大山上，生长着两种带刺的乔木，一种叫“柘棘子”，一种叫“黄毛棘子”。它们浑身都是刺，没人敢招惹，自然不受人待见。但对于庄户人家来说，它们却并非百无一是，而是像俗语说的那样，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，有好多方面用得着它们。

## 柘棘子

若论起带刺的乔木，柘棘子应该排在第一位。它的学名叫黄桑，虽然长得和桑树一点也不一样，但却同属桑科，其嫩嫩的叶子可以喂养桑蚕。1958年，村里小学搞勤工俭学养桑蚕，老师就带着我们去摘桑树和柘棘的嫩叶，桑蚕都喜欢吃。

柘棘子对生长的环境一点也不挑剔，大多扎根在阳光充足的山坡上，靠着顽强的生命力，甚至在岩石的夹缝里也能长得枝繁叶茂。

柘棘子在农村很常见，却根本没人拿它当回事，就连做烧柴也都不愿意要，因为它浑身的刺儿又尖又硬，一不留神就会把手扎得鲜血直流。再者，不管过多少年，它也长不成大树，总是还没长到盈握粗细，树

心就出现空洞随即就死掉了。

然而，就是这不待见的柘棘子，在古代却是珍贵的“帝王木”。它之所以能赢得如此称号，就是因其树心里的“金丝”，是古代重要的天然黄色染料。在没有化学染料的年代，要染出象征皇权的黄袍，其心材便是关键原料。用它染出的黄色衣物温润且不易褪色，成为皇室专用的色彩来源，“帝王木”的名号也由此而来。

对庄户人家来说，柘棘子也有用得着的地方。记得在我们家，每年过了霜降，过冬的地瓜都放进地窖里储藏起来了，还剩下一些小地瓜，妈妈就用来晒“地瓜枣”，柘棘子就派上用场了。每年我和哥哥都会去刨回一些柘棘子的枝条，每根一米多长，挂在屋檐底下，一排几十根。等烀熟的小地瓜凉透了，妈妈就一个个插在它尖尖的硬刺儿上，远远看去，就如同挂着一串串小老鼠。晒“地瓜枣”比晒熟地瓜干要多费一些时日，过了十来个日头，“地瓜枣”就晒好了。

和熟地瓜干比较起来，“地瓜枣”别有一番滋味，既艮盈盈的有嚼头，还不失地瓜的原汁原味。它是我们儿时不可多得的美食，妈妈总是拿它

当奖品，哄我们多挖野菜多拾柴火。“地瓜枣”还要捎一些到千里之外的小姨和三姨家，那也是大受欢迎的好东西。

## 黄毛棘子

在我们家乡，酸枣树被叫作“黄毛棘子”，这个称呼源于酸枣树的外观特征，即树上长满了黄色的刺，看起来像黄色的毛发一样。再者，它属于春天发芽最晚的木本植物。每年到了立夏，其它植物都长得郁郁葱葱，它才刚长出鹅黄色的小芽，显得格外妖娆。黄毛棘子的嫩枝条生长很快，老树杆却生长得十分缓慢，每当它长到杯口粗细时便自然干枯，由根部再生出嫩芽，乡间也有人把它称之为“铁树”。在牟平区水道镇青虎山村，有一棵生长了300多年、一搂多粗的“棘子神”，那简直就属罕见的奇迹了。

我们通常把酸枣树的果实叫作棘子枣，酸酸甜甜的。每年秋天，孩子们都会为它忙活几天，这不光是为了解馋，主要是酸枣核可以卖钱，供销社采购站收购，说是酸枣仁是一味中药材。为了卖一点钱添置学习用品，我们从来

也不会放弃这种机会。

采摘棘子枣可不容易，如果是个“力巴头”的话，不但采摘不到多少枣儿，手还会被扎得鲜血直流。我们这些打小就在山里长大的孩子，却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好方法——打枣。每次去山上打枣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两个人结成一对，带着特制的一根钩子和一根长杆。到了山上，看到一棵果实累累的酸枣树，就找个合适的位置把筐子放好，然后一个人用钩子把酸枣枝条使劲拉到筐子上方，另一个就举起长杆使劲敲打，那些红红绿绿的棘子枣就“噼里啪啦”地落进了筐子里。一根枝条拾掇索了，再换一根枝条继续敲打。就这样手脚麻利地忙活半天，每每都会满载而归。

棘子枣拿回家，去皮也要费不少工夫。我们通常是把棘子枣放进大缸里用水浸泡，再盖上缸口让其发酵糜烂。等到都烂透了，就装进筐里到河里去清洗。随着滔滔的河水，那些被揉搓掉的枣皮就漂走了，枣核就洗得干干净净，回家后再晒三两个日头这就成了。

这种打枣的方法看起来挺聪明，其实也存在着不少风险。早些年，我们村两个16岁

的女孩结对去打枣，也是采用上述方法。可不承想，那个用钩子勾住酸枣枝干的女孩，一不留神脱钩了，拉弯的酸枣树干一个反弹，狠狠打在持杆打枣那个女孩脸上。随着女孩一声惨叫，鲜血就流了下来。最要命的是一根尖刺，不偏不倚扎在女孩眼珠上，就此留下终身悔恨。

在我们乡间，柘棘子和黄毛棘子也是架设篱笆的好材料。早年间，庄户人家的鸡鸭都是散养着，村头上那些菜园和庄稼地就经常被它们光顾。为了对付它们，就在那些地段打上木桩，两根木桩之间埋设柘棘或黄毛棘子，鸡鸭就不敢越雷池半步了。记得每年春天，村里有个叫王景谦的人，都会去山上刨柘棘子或黄毛棘子，然后挑到牟平大集上卖掉。

乡间还有好多关于酸枣树的歇后语，也都挺有意思。像“祖坟上长出棵酸枣树——尽出带刺的货”，是形容某家父子都属不好沟通、无法交往的主；“棒槌丢进棘林子里——一点挂扯也没有”，是形容那些没儿没女、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；“酸枣树上理乱麻——没有头绪”，是形容事情千头万绪，不好梳理的意思。